



故都北京社会相

史圖書五編影印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故都北京社会相

梁国健 编

重庆市图书馆 编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1989年·重庆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杨本泉

编 委 王文琛 孙 震

许万雄 杨本泉

曾健戎

梁国燧 编

故都北京社会相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7.875 插页 4 字数 153 千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66-1000-9/I·189

定价：2.00元

编 辑 例 言

为了使广大读者多了解些有关中国现代社会的状况和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这些方面的史料，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本丛书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以记实为准，想象、虚构的作品概不列入。

一些回忆录，如已收入作者个人的全集、选集、近期已出版而又容易见到的，暂不选编。只收那些虽曾发表或出版，至今并未重印或难以觅得的书。有的书篇幅较少则按性质选编成集。时限为1919——1949的三十年间。这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而在解放后又经历过十年动乱，资料不易觅得之故。

为了保持原貌，收编的书除字句、标点等明显错误外，内容一律不作改动。这些书的写作和出版，距今已有多年，有的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著作，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受到限制，乃是必然的事。同时，它们的资料来源或为亲历，或为事后回忆，或得自传闻，甚或有想当然的臆测与有

意无意的歪曲记载，因而难免有事实出入与褒贬失当之处，因此，希引用时慎重加以判断。编选时，我们作了一些注解和有关说明，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计划编若干集，陆续出版。

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出版社

前　　言

本书收集了记述故都北京的散文近四十篇。这些文章以优美的文字，多样的风格，介绍了北京历史的沿革，再现了清末、民初直至三十年代北京的风土民俗和世态人情。

北京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从周代的“蓟”城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自明代以来，五百多年间，她一直是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若干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在荒原上建起了第一个居民点，以后，又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终于建起了这座规模宏伟的古城。北京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如今，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胜迹依然随处可见。那巍峨的宫廷建筑，罕见的皇家园林，神秘的帝王陵墓，雄伟的万里长城，便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可以列入世界艺术宝库而毫不逊色的艺术珍品，也都是华夏子孙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的见证。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创造了高度的精神文明；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又哺育、薰陶，铸就了炎黄子孙特有的文化心理，民族气质，形成了我们民族独特的风土民俗和世态人情。一定的文

化传统，必定可以在民情风俗中找到曲折的反映。这大概就是国度和民族各异，而民情习俗亦殊的重要原因吧。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尤其是民国初年这一段，研究得更少。本书这些文章的作者，写的都是他们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虽然只是一鳞半爪，不全面，也不够系统，然而广大读者却可以从中窥见当时社会的一角，吸取有益的精神养料。对于专门的研究工作者，本书也不失为一份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当然，一个民族的风土民俗，世态人情也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中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到了近代，帝国主义者又带着奴役和战争闯进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封建主专制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带给中国人民的是压迫和贫困，愚昧和战争。这些都不能不对我们民族民情风俗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本书所描绘的一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色彩斑驳的国画：这里既保持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以来所形成的古老的习俗，深厚的民风，又残存着封建的垃圾，浸渍着现代资本主义的毒素；这里既有全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也有鸦片、卖淫、贫困和残酷的屠戮。以上这些，在本书中也有所揭露和反映。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均写于五十年前，虽经过选择加工，但为了尽可能保持原作的风格，偏颇片面之处仍在所难免，我们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自会仔细加以分辨。至于近代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文中多有触及，但未全面揭露和反映，因为这一任务不是这本小书可以完成的，也请读者谅解。

本书文章的作者，有土生土长的，也有外地寓居的，但他们都熟悉北京，了解北京，尽管这些文章见解各一，互有长短，然而却都洋溢着对北京、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由衷赞美和热爱。因此，无论是谈天说地还是忆古述今，也无论是赞美褒扬，还是揭露贬斥、读来都使人自豪，催人振奋。

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北京早就回到了人民手中，焕发了青春。我想，读者自会将亲身感受或耳闻目睹新北京的情况同过去加以比较，产生当年老舍先生那样的强烈愿望：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象杜鹃似的啼出人民新北京的俊伟。倘能如此，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编 者

1987年5月12日

目 录

前 言

- 想北平.....老 舍(1)
难认识的北平.....老 向(5)
北平的四季.....郁达夫(9)
北平的气候.....朝 英(16)
古城古学府.....钟 祎(23)
北平男女同校之一斑.....血 因(26)
北平传说(节录)驯 羊(30)
北京话里的歇后语(节录)毕树棠(35)
北平的歌谣.....李 素(40)
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蔽 蒂(50)
我不小觑平剧.....宋春舫(56)
广和楼的捧角家.....绿 英(60)
北平的公园.....魏兆铭(67)
中山公园的茶座.....谢兴尧(71)
北平的市场.....太 白(79)
天 桥.....袁若霞(83)
菜市口.....欽 文(87)

打小鼓的	刘小蕙	(90)
北平的巷头小吃	徐霞村	(93)
北京的豆汁儿之类	果 轩	(99)
北京的窝窝头	张中岳	(105)
北京的腊八粥	应 恩	(109)
北平的货声	吕方邑	(112)
蹣 蹤	孟 起	(120)
北平早晨的调嗓子	陈启选	(127)
北平的庙会	张 玄	(130)
白云观庙市记	王言一	(135)
旧都的旧年	老 兰	(139)
北京的旧式结婚	杨德瑞	(145)
关帝庙求签记	石敢当	(151)
北平的公寓	程心芬	(157)
我的公寓生活	钟 拭	(161)
故都的圆明园之兴废谈	谢惘生	(165)
北平的土药店	金 容	(168)
北平的三多	吞 吐	(171)
北平的洋车夫	吞 吐	(174)
北平的乞丐生活	柳 紊	(180)
拘留所速写	古 月	(189)
北平漫话	铢 庵	(193)
编 后		(243)

想 北 平

老 舍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念七岁^①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这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

①念七岁，二十七岁。念，“廿”的大写。

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儿，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灵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京。可是我说不出来！

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字要拉扯得很远——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是温和的

香片茶就够了。

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对于物质上，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费钱的玩艺，可是此地的“草花儿”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呵！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王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生产的花、菜、

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不得的吧。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

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原载1936年《宇宙风》第十九期）

难认识的北平

老向

我喜欢北平，我在北平住了三十年了，但是我不能说已经认识北平。

北平好像一棵千年的老树，百多万市民比作一个个的蚀木虫儿；树即使被钻透了，成了空壳，但是每个小虫儿所尝到的只是机会所赋予他的某一枝干上的某一小点儿。至于根干的形态，脉络的关联，以及栽植的岁月，营养的来源，那就不是一个小虫儿所能了解的了。所以，我住在北平虽然不能说不久，而对于北平的认识，也还不过是一些不很可靠的一知半解。

北平有海一般的伟大，似乎没有空间与时间的划分。他能古今并容，新旧兼收，极冲突，极矛盾的现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点不调和也没有。例如说交通工具吧。在同一个城门洞里，可以出入着极时兴的汽车、电车、极轻便的脚踏车；但是落伍的四轮驼马车，载重的粗笨骡车，或推或挽的人力车，也同时出入着。最奇怪的是，在这新旧车辆之中，还夹杂着红绿轿，驴驮子，甚而至于裹着三五辆臭气洋溢的

粪车。于是车夫们大声喊着“借光！靠里！怀儿来！”喇叭声，脚铃声，争路相骂声，和警察的短棒左指右挥，在同一时同一地存在着。妙在骂只管骂，嚷只管嚷，终于是风平浪静的各奔前程，谁也不会忌恨谁，谁也不想消灭谁。

提到车辆，立刻想起洋车夫来。在社会表面上活动的，洋车夫应当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平，首先接触的也是洋车夫。他们的品类之繁，难以数计；他们的生活之苦，也难以形容。但是无论他怎样的汗流浃背，无论他怎样的筋疲力竭，他绝对不会以失和的态度向你强索一个铜板；你若情愿多给他一两枚，他会由丹田里发出声音来，向你致诚挚的谢忱。最教人难以索解的是，有时他向你报告沦为车夫的惨史，或是声明八口待哺，车费无着的当儿，还是用一种坐在茶馆品茶的闲适与幽默的口调！难得他们怎么锻炼的！

在北平说吃，是再艺术不过了。富贵之家，且搁过不谈。普通的人家，只要在北平有上半年的历史，再走到任何地方，也要觉得不舒服。油盐店，猪肉铺，米煤行总是聚在一块儿，分布得那么均匀，仿佛是经官府统治着开设的，无论住在那一个角落里，置买“开门七件事”，都不会使人感到有什么不便。一饭千金的主儿，自然是陆地神仙，从心所欲；就是一个苦力用了十枚或二十枚，也能将就着生活，两枚的作料，油盐酱醋都有了，还可以饶上一颗香菜。然而同是一个玉米面窝窝，像茶碗那么大的，只要两个铜板；像酒杯那么小的要卖一角银洋，物以人贵，那就难以概论了。至

于各地的特殊烹饪，各季应节物品，再加街上的零吃小卖，使人眼花缭乱，不易分明。单就食物的各种幌子，各种幌头，足够一个人终身讲究的了。

北平的街道，那么正直；院落，那么宽绰；家家有树有花，天天见得着太阳，世界上还有哪个都市比得上？欧式的楼房，不见得怎样耀眼！旧式的门面，也不见得怎样简陋。光滑的地板，通明的玻璃，住起来也不见得就比着纸糊窗和砖漫地好。它似乎什么也能融化，什么也能调和，所以，在皇宫巍然矗立的旁边，可以存在着外国的租界，也可以存在着比乡下还不如的小胡同。一墙之隔，可以分别城乡，表示今古，而配合起来却又十分自然。

论到人物也是如此。赤着大腿的姑娘，和缠着小脚的女人并排的立着走着，各行其是，谁也不妨碍谁。圣人一般的学者，和目不识丁的村民可以在一块儿喝茶，而各不以为耻。如同电灯和菜油灯同在一个房间一样，各自放着各自的光。最令人惊奇的，凡是法令上所制止的事，这种事一定必然的存在着！凡是法令所禁止的人，这种人也一定公开的活动着。所以警察尽可以说北平的不错，而各色宵小之徒，也可以说北平一样儿也不缺欠。你要想分品别级，那就难了。

有工作不能无娱乐。北平的娱乐场，能够供人自由选择。拉车的坐在车前板上，唱两句京调，他就可以得到满足。逛一逛什刹海，走一走天坛，也用不着花钱。主人在屋内成千成万的输赢，下人们在窗外偷偷儿的掷一掷骰子，也都不失为各得其所的娱乐。娱乐之道，千头万绪，谁也不必